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树上的岁月

李未 黄芳 刘娟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树上的岁月

李未 黄芳 刘娟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树上的岁月/[法]杜拉斯著;李末等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13-2180-7

I. 树… II. ①杜… ②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893 号

Des journées entières dans les arbres © Edit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07 千字 印张:5½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80-7/I·1896 定价:9.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目录

树上的岁月	1
巨蟒	69
多丹太太	83
工地	125
译后记	154



树上的岁月

李 末译
周国强校

献 给
让娜·马斯科罗夫人

他看着别处，以免碰上她那憔悴、黯淡的目光。看她下飞机时小心翼翼走下舷梯的那副样子，他就很清楚了。行了，真的，这已成了事实：一个老妇人坐在他身旁。母亲看着他，因为她儿子眼里含着泪花。于是她抓起他的手。

“两年前的那个冬天，”她柔声解释道，“就那么一下子的事儿。一天早上，我照镜子，都认不出我自己来了。”

“哦不。”

“真的，真的，我知道。真是这样，就那么一下子的事儿。我本该给你寄些照片来的，没想到……但也没必要伤心。我老了，不过仅此而已，我身体非常好。”

“妈妈。”

“是的，我的孩子，是的。我受不了啦，得再见见你。五年哪。五年没见面了，这种情况是绝不应该出现的呀！”

“的确。”

她挥了挥瘦小的胳膊，衣袖翻转过来：他看到她的手腕上戴满了手镯，干枯的手指上尽是钻石戒指。

“你的首饰很漂亮。”他说。

“啊！我可是发财了……”她笑了笑，就像藏起一手好牌。

富了，从今后披金戴银都到了疯狂的程度。完了，儿子想道。他从没想到有一天会这样难于认出他母亲。这使他很

吃惊。

“是啊，这我知道，你富了。”

“哦不，你不知道富到什么程度。”

“比以前富？”

“富得多，我的孩子。”

他抱住她的双肩。

“可为什么要戴上这么多这么多的手镯呢？”

“这是金的呀。”她很惊诧。

她伸出胳膊，也没顾着观赏巴黎，只是想让他欣赏欣赏。手镯在她胳膊上丁当作响，全都太大了。

“我现在没那么笨，都戴着呢。”

“全都戴上了？”

“全都戴上了。我一辈子都没首饰戴。”

外面，艳阳高照，一阵阵凉爽的春风轻轻扫过路面。母亲在远方或已去世，自由的人们在街上行走着。

“你做得对。”他说。

“什么？把这些全戴上吗？”

“是啊。”

“啊，我很冷。”

“没什么，妈妈。累了而已。没什么。”

当他们回到家时，她一下瘫在沙发上。

“啊，好了，到了，”她大声说道，“我到了。”

一个年轻女子出现在面前。

“玛塞尔，”儿子说，“她和我一起住，我在信里跟你说过的。”

“您好，小姐。”她拿起提包，取出眼镜戴上，然后看了

看这个年轻女子。

“您好，夫人。”玛塞尔眼里满是泪水。

“我得在死以前再见见我儿子。”

“请原谅，可我的母亲，我都没见到过，所以我哭了。”

“她在社会福利院长大的。”儿子说。

“当然，当然，”母亲说，“不过别哭了。我这个人 and 所有母亲都一样。看着我，一会儿你就不会伤心了，别哭。”

儿子背对壁炉，两眼红红的，仍噙着泪，但开始有些厌烦。

“我带你看看房间，来吧。”

她很艰难地从沙发里起身，用胳膊撑着绕过沙发。

“你睡玛塞尔的房间。那个房间安静，床也很好。”

“我习惯于宽敞的地方，而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小了点儿，”她解释说，“三居室，看起来毕竟还是不错的，但在那边，我有二十个房间，真难以想象，二十个房间我一个人住！想到这我心里真不舒服！在这些小公寓、小房子里我总觉得憋气。我总是要大房间，很大的，周围有花园……我有过的房间也总是很大……住在那样的房间里，晚上—听到狗叫我就害怕……总是太大了，就像我的计划，就像我所做的一切，唉！”

“别再想那些了。”

她停了下来，在他头上注意到了什么。

“你鬓角有白头发了，”她说，“我还没注意呢。”

“四根，”他微微一笑，“没事儿，一点事儿也没有。”

“你以前的头发比谁都黄，金黄色的。”

他们在饭厅里又见到了玛塞尔。

“您大概饿了吧，”她说，“我们这一次可以早点儿吃。你认为怎么样，雅克？你母亲她也许饿了。”

“我总是很饿，”母亲回答说，“晚上，白天，老觉得饿。特别是今天。”

“那行，我们这就吃好吗？”

“这就吃，”雅克说。他笑了起来，“我也是，你想，我也总觉得饿。”

母亲向儿子笑笑，眼里充满了慈爱。

“总像才二十岁的人那样？”

“总是那样。我有东西吃的时候是有福气。”

“上个星期我们试用肝浸膏，”玛塞尔大笑着说，“我们坚持了四天，是吗，雅克？”

“而且还挺幸运。”雅克说。

母亲见转了话题，有些不安。

“那么，我们吃吧？”

“马上吃，”雅克说，“有火腿，生菜……我们想到坐飞机颠簸之后……”

玛塞尔独自在一角笑着。母亲有些懊恼。

“问题是我要吃，”她诉说道，“我必须得吃。火腿，那远远不够。因为我老了，吸收不好，所以我得吃大量食物才能补偿所需……”

“也就是说……”

“我懂，我懂，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到楼下小贩那儿再买些菜来让你们吃得丰富些。”

“好的，”玛塞尔一跃而起说，“我穿件上衣。”

“不，”雅克说，“还是我下去吧。”

“够呛，”母亲又叹息道，“还得等，我都饿成这样了……”

“买些现成做好了的东西就是了，”雅克说，“这种东西在下面商店里多得很，所有的小店里都能买到，成堆。别担心。”

“我们下去吧，走，孩子，你不知道饿是什么滋味。”

母子俩下楼去购食物。儿子一手拿着三个大空袋，另一只手挽着母亲。一走到街上，他就觉得该做一番解释。

“你能理解，我不能一个人生活。我这个年龄的人谁也做不到。”

“我冷。”

“那是累了，没什么。在我这个年龄一个人生活是不正常的。”

“这里难道没有家好猪肉店能找到我喜欢吃的腌酸菜猪肉吗？泡好了，然后加白葡萄酒煮过的那种？”

“你想吃什么都行，”儿子很起劲儿地说，“这一带的食品很出名。”

“这菜做起来快得很，你把它热一下，加一小杯白葡萄酒，就行了。”

“再没比这更好吃的了。”

“是的。我发现，幸好我来了。”母亲高兴地叫道。

他们出门后还没半个小时，就提着三个像羊皮袋似的鼓鼓囊囊的袋子回到住所。

“腌酸菜猪肉，烤牛肉，小豌豆，乳酪，博若莱葡萄酒，”雅克很高兴地向玛塞尔说道，面对这么多东西，玛塞尔合起双手。

“我们真可以饱餐一顿了!”玛塞尔又一次孩子般地笑了。

母亲笔直地站在门口，用饿慌了的眼神望着他们打开食品袋。

“都得回一下锅，”她说，“特别是烤牛肉，小心别坏了味儿。今天有点小风，东西容易坏，特别是肉，这方面我懂。现在是阳春。”

玛塞尔赶紧把腌酸菜拿去热，并在母亲的指点下加了一小杯白葡萄酒。

“您真好，”她说道，“雅克跟我说过您很好，您一生都这么好。”

“别那么夸张，”母亲说道，语气中带点愠怒。

她走到饭厅，离腌酸菜远远的，瘫坐在扶手椅上。儿子和玛塞尔仍在厨房里忙活。

“我真的饿了，”她自言自语道，“我真的饿了。现在的飞机上，他们就给你一杯清茶，几块吐司，加上些傻不拉叽的玩意儿，就算给过吃的了，还借口说坐飞机会使某些太太的胃感到疲劳。生活已经让我吃够了苦头，我哪还在乎这些小病小痛。我好饿，连骨头都想给啃掉。”

玛塞尔有些担心。

“她在说话。你该去看看。”

但母亲不说话了。她找到一份报纸漫不经心地浏览，最后昏昏沉沉打起盹儿来。当儿子在铺餐桌时，她报纸摊在膝盖上，眼已闭上。他走到她身旁，她惊醒了，便把报纸给他看。

“情况不好，”她说，“看，打仗呢。仗打了一场又一场，